資治通鑑/卷11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一百十三 ◄

資治通鑑
卷一百十四 晉紀三十六

► 卷一百十五

起旃蒙大荒落，盡著雍涒灘，凡四年。

資治通鑑 第114卷
卷第一百一十四

【晉紀三十六】 起旃蒙大荒落，盡著雍涒灘，凡四年。

安皇帝己義熙元年（乙巳，公元四零五年）

春，正月，南陽太守扶風魯宗之起兵襲襄陽，桓蔚走江陵。己丑，劉毅等諸軍至馬頭。桓振挾帝出屯江津，遣使求割江、荊二州，奉送天子；毅等不許。辛卯，宗之擊破振將溫楷於柞溪，進屯紀南。振留桓謙、馮該守江陵，引兵與宗之戰，大破之。劉毅等擊破馮該於豫章口，桓謙棄城走。毅等入江陵，執卞范之等，斬之。桓振還，望見火起，知城已陷，其眾皆潰，振逃於溳川。

乙未，詔大處分悉委冠軍將軍劉毅。

戊戌，大赦，改元，惟桓氏不原；以桓沖忠於王室，特宥其孫胤。以魯宗之為雍州刺史，毛璩為征西將軍、都督益、梁、秦、涼五州諸軍事、璩弟瑾為梁、秦二州刺史，瑗為寧州刺史。劉懷肅追斬馮該於石城，桓謙、桓怡、桓蔚、桓謐、何澹之、溫楷皆奔秦。怡，

弘之弟也。

燕王熙伐高句麗。戊申，攻遼東。城且陷，熙命將士：「毋得先登，俟剗平其城，朕與皇后乘輦而入。」，由是城中得嚴備，卒不克而還。

秦王興以鳩摩羅什為國師，奉之如神，親帥群臣及沙門聽羅什講佛經，又命羅什翻譯西域《經》、《論》三百餘卷，大營塔寺，沙門坐禪者常以千數。公卿以下皆奉佛，由是州郡化之，事佛者十室而九。

乞伏乾歸擊吐谷渾大孩，大破之，俘萬餘口而還，大孩走死胡園。視羆世子樹洛干帥其餘眾數千家奔莫何川，自稱車騎大將軍、大單于、吐谷渾王。樹洛干輕徭薄賦，信賞必罰，吐谷渾復興，沙、涿諸戎皆附之。

西涼公暠自稱大將軍、大都督、領秦、涼二州牧，大赦，改元建初，遣舍人黃始梁興間行奉表詣建康。

二月，丁巳，留台備法駕迎帝於江陵，劉毅、劉道規留屯夏口，何無忌奉帝東還。

初，毛璩聞桓振陷江陵，帥眾三萬順流東下，將討之，使其弟西夷校尉瑾、蜀郡太守瑗出外水，參軍巴西譙縱、侯暉出涪水。蜀人不樂遠征，暉至五城水口，與巴西陽昧謀作亂。縱為人和謹，蜀人愛之，暉、昧共逼縱為主，縱不可，走投於水；引出，以兵逼縱登輿，縱又投地，叩頭固辭，暉縛縱於輿。還，襲毛瑾於涪城，殺之，推縱為梁、秦二州刺史。璩至略城，聞變，奔還成都，遣參軍王瓊將兵討之，為縱弟明子所敗，死者什八九。益州營戶李騰開城納縱兵，殺璩及弟瑗，滅其家。縱稱成都王，以從弟洪為益州刺史，以明子為巴州刺史屯白帝。於是蜀大亂，漢中空虛，氐王楊盛遣其兄子平南將軍撫據之。

癸亥，魏主珪還自豺山，罷尚書三十六曹。

三月，桓振自鄖城襲江陵，荊州刺史司馬休之戰敗，奔襄陽，振自稱荊州刺史。建威將軍劉懷肅自雲杜引兵馳赴，與振戰於沙橋；劉毅遣廣武將軍唐興助之，臨陣斬振，復取江陵。

甲午，帝至建康。乙未，百官詣闕請罪，詔令復職。

尚書殷仲文以朝廷音樂未備，言於劉裕，請治之。裕曰：「今日不暇給，且性所不解。」仲文曰：「好之自解。」裕曰：「正以解則好之，故不習耳。」

庚子，以琅邪王德文為大司馬，武陵王遵為太保，劉裕為侍中、車騎將軍、都督中外諸軍事，徐、青二州刺史如故，劉毅為左將軍，何無忌為右將軍、督豫州、揚州五郡軍事、豫州刺史，劉道規為輔國將軍、督淮北諸軍事、并州刺史，魏詠之為征虜將軍、吳國內史。裕固讓不受，加錄尚書事，又不受，屢請歸藩；詔百官敦勸，帝親幸其第。裕惶懼，復詣闕陳請，乃聽歸藩。以魏詠之為荊州刺史，代司馬休之。初，劉毅嘗為劉敬宣寧朔參軍，時人或以雄傑許之。敬宣曰：「夫非常之才自有調度，豈得便謂引君為人豪邪！此君之性，外寬而內忌，自伐而尚人，若一旦遭遇，亦當以陵上取禍耳。」毅聞而恨之。及敬宣為江州，辭以無功，不宜援任先於毅等，裕不許。毅使人言於裕曰：「劉敬宣不豫建議。猛將勞臣，方須敘報；如敬宣之比，宜令在後。若使君不忘平生，正可為員外常侍耳。聞已授郡，實為過優；尋復為江州，尤為駭惋。」敬宣愈不自安，自表解職；乃召還為宣城內史。

夏，四月，劉裕旋鎮京口，改授都督荊、司等十六州諸軍事，加領兗州刺史。

盧循遣使貢獻。時朝廷新定，未暇征討；壬申，以循為廣州刺史，徐道覆為始興相。循遺劉裕智粽，裕報以續命湯。循以前琅邪內史王誕為平南長史。誕說循曰：「誕本非戎旅，在此無用；素為劉鎮軍所厚，若得北歸，必蒙寄任，公私際會，仰答厚恩。」循甚然之。劉裕與循書，令遣吳隱之還，循不從。誕復說循曰：「將軍今留吳公，公私非計。孫伯符豈不欲留華子魚邪？但以一境不容二君耳。」於是循遣隱之與誕俱還。

初，南燕主備德仕秦為張掖太守，其兄納與母公孫氏居於張掖，備德之從秦王堅寇淮南也，留金刀與其母別。備德與燕王垂舉兵於山東，張掖太守苻昌收納及備德諸子，皆誅之，公孫氏以老獲免，納妻段氏方娠，未決。獄掾呼延平，備德之故吏也，竊以公孫氏及段氏逃於羌中。段氏生子超，十歲而孫氏病，臨卒，以金刀授超曰：「汝得東歸，當經此刀還汝叔也。」呼延平又以超母子奔涼。及呂隆降秦，超隨涼州民徙長安。平卒，段氏為超娶女為婦。

超恐為秦人所錄，乃陽狂行乞；秦人賤之，惟東平公紹見而異之，言於秦王興曰：「慕

容超姿干瑰偉，殆非真狂，願微加官爵以縻之。」興召見，與語，超故為謬對，或問而不答。興謂紹曰：「諺云『妍皮不裹癡骨，』徒妄語耳。」乃罷遣之。

備德聞納有遣腹子在秦，遣濟陰人吳辯往視之，辯因鄉人宗正謙賣卜在長安，以告超。超不敢告其母妻，潛與謙變換姓名逃歸南燕。行至梁父，鎮南長史悅壽以告兗州刺史慕容法。法曰：「昔漢有卜者詐稱衛太子，今安知非此類也！」不禮之。超由是與法有隙。

備德聞超至，大喜，遣騎三百迎之。超至廣固，以金刀獻於備德。備德慟哭，悲不自勝。封超北海王，拜侍中、驃騎大將軍、司隸校尉、開府，妙選時賢，為之僚佐。備德無子，欲以超為嗣。超入則侍奉盡歡，出則傾身下士，由是內外譽望翕然歸之。

五月，桂陽太守章武王秀及益州刺史司馬軌之謀反，伏誅。秀妻，桓振之妹也，故自疑而反。桓玄餘黨桓亮、苻宏等擁眾寇亂郡縣者以十數，劉毅、劉道規、檀祗等分兵討滅之，荊、汀、江、豫皆平。詔以毅為都督淮南等五郡軍事、豫州刺史，何無忌為都督江東五郡軍事、會稽內史。

北青州刺史劉該反，引魏為援，清河、陽平二郡太守孫全聚眾應之。六月，魏豫州刺史索度真、大將斛斯蘭寇徐州，圍彭城。劉裕遣其弟南彭城內史道憐、東海太守孟龍符將兵救之，斬該及全，魏兵敗走。龍符，懷玉之弟也。

秦隴西公碩德伐仇池，屢破楊盛兵；將軍斂俱攻漢中，拔成固，徙流民三千餘家於關中。秋，七月，楊盛請降於秦。秦以盛為都督益、寧二州諸軍事、征南大將軍、益州牧。

劉裕遣使求和於泰，且求南鄉等諸郡，秦王興許之。群臣鹹以為不可，興曰：「天下之善一也。劉裕拔起細微，能討誅桓玄，興復晉室，內釐庶政，外修封疆，吾何惜數郡，不以成其美乎！」遂割南鄉、順陽、新野、舞陰等十二郡歸於晉。

八月，燕遼西太守邵顏有罪，亡命為盜；九月，中常侍郭仲討斬之。

汝水竭，南燕主備德惡之，俄而寢疾。北海王超請禱之，備德曰：「人主之命，短長在天，非汝水所能制也。」固請，不許。

戊午，備德引見群臣於東陽殿，議立超為太子。俄而地震，百僚驚恐，備德亦不自安，

還宮。是夜，疾篤，瞑不能言。段後大呼：「今召中書作詔立超，可乎？」備德開目頷之。乃立超為皇太子，大赦，備德尋卒。為十餘棺，夜，分出四門，潛瘞山谷。

己未，超即皇帝位，大赦，改元太上。尊段後為皇太后。以北地王鐘都督中外諸軍、錄尚書事，慕容法為征南大將軍、都督徐、兗、揚、南兗四州諸軍事，加慕容鎮開府儀同三司，以尚書令封孚為太尉，麴仲為司空，封嵩為尚書左僕射。癸亥。虛葬備德於東陽陵，謚曰獻武皇帝，廟號世宗。

超引所親公孫五樓為腹心。備德故大臣北地王鐘、段宏等皆不自安，求被外職。超以鐘為青州牧，宏為徐州刺史。公孫五樓為武衛將軍，領屯騎校尉，內參政事。封孚諫曰：「臣聞親不處外，羈不處內。鐘，國之宗臣，社稷所賴；宏，外戚懿望，百姓具瞻；正應參翼百揆，不宜遠鎮外方。今鐘等出藩，五樓內輔，臣竊未安。」超不從。鐘、宏心皆不平，相謂曰：「黃犬之皮，恐終補狐裘也。」五樓聞而恨之。

魏詠之卒，江陵令羅修謀舉兵襲江陵，奉王慧龍為主。劉裕以并州刺史劉道規為都督荊、寧等六州諸軍事、荊州刺史。修不果發，奉慧龍奔秦。

乞伏乾歸伐仇池，為楊盛所敗。西涼公暠與長史張邈謀徙都酒泉，以逼沮渠蒙遜；以張體頂為建康太守，鎮樂涫，以宋繇為敦煌護軍，與其子敦煌太守讓鎮敦煌，遂遷於酒泉。

辱手令戒諸子，以為：「從政者當審慎賞罰，勿任愛憎，近忠正，遠佞諛，勿使左右竊弄威福。毀譽之不，當研核真偽；聽訟折獄，必和顏任理，謹勿逆詐億必，輕加聲色。務廣咨詢，勿自專用。吾蒞事五年，雖未能息民，然含垢匿瑕，朝為寇仇，夕委心膂，粗無負於新舊，事任公平，坦然無類，初不容懷，有所損益。計近則如不足，經遠乃為有餘，庶亦無愧前人也。」

十二月，燕王熙襲契丹。

安皇帝己義熙二年（丙午，公元四零六年）

春，正月，甲申，魏主辱如豺山宮。諸州置三刺史，郡置三太守，縣置三令長；刺史、令長各之州縣，太守雖置而未臨民，功臣為州者皆征還京師，以爵歸第。

益州刺史司馬榮期擊譙明子於白帝，破之。

燕王熙至陘北，畏契丹之眾，欲還，苻後不聽，戊申，遂棄輜重，輕兵襲高句麗。

南燕主超猜虐日甚，政出權幸，盤於游畋，封畋、韓言卓屢諫不聽。超嘗臨軒問孚曰：「朕可方前世何主？」對曰：「桀、紂。」超慚怒，孚徐步而出，不為改容。鞠仲謂孚曰：「與天子言，何得如是！宜還謝。」孚曰：「行年七十，惟求死所耳！」竟不謝。超以其時望，優容之。

桓玄之亂，河間王曇之子國璠、叔璠奔南燕。二月，甲戌，國璠等攻隱弋陽。

燕軍行三千餘里，士馬疲凍，死者屬路，攻高句麗木底城，不克而還。夕陽公雲傷於矢，且畏燕王熙之虐，遂以疾去官。

三月，庚子，魏主辱還平城。夏，四月，庚申，復如豺山宮。甲午，還平城。

柔然社侖侵魏邊。

五月，燕主寶之子博陵公虔、上黨公昭，皆以嫌疑賜死。

六月，秦隴西公碩德自上邽入朝，秦王興為之大赦；及歸，送之至雍乃還。興事晉公緒及碩德皆如家人禮，車馬、服玩，先奉二叔，而自服其次，國家大政，皆咨而後行。

禿髮辱檀伐沮渠蒙遜，蒙遜嬰城固守。辱檀至赤泉而還，獻馬三千匹、羊三萬口於秦。秦王興以為忠，以辱檀為都督河右諸軍事、車騎大將軍、涼州刺史，鎮姑臧，征王尚還長安。涼州人申屠英等遣王簿胡威詣長安請留尚，興弗許。威見興，流涕言曰：「臣州奉戴王化，於茲五年，王宇僻遠，威靈不接，士民嘗膽抆血，共守孤城；仰恃陛下聖德，俯杖良牧仁政，克自保全，以至今日。陛下奈何乃以臣等貿馬三千匹、羊三萬口；賤人貴畜，無乃不可！若軍國須馬，直煩尚書一符，臣州三千餘戶，各輸一馬，朝下夕辦，何難之有！昔漢武傾天下之資力，開拓河西，以斷匈奴右臂。今陛下無故棄五郡之地忠良華族，以資暴虜，豈惟臣州士民墜於塗炭，恐方為聖朝旰食之憂。」興悔之，使西平人車普馳止王尚，又遣使諭辱檀。會辱檀已帥步騎三萬軍於五澗，普先以狀告之，辱檀遽逼遣王尚；尚出自清陽門，辱檀入自涼風門。

別賀宗敞送尚還長安，辱檀謂敞曰：「吾得涼州三千餘家，情之所寄，唯卿一人，奈何捨我去乎！」敞曰：「今送舊君，所以忠於殿下也。」辱檀曰：「吾新牧貴州，懷遠安邇之略如何？」敞曰：「涼土雖弊，形勝之地。殿下惠撫其民，收其賢俊以建功名，其何求不獲！」因薦本州文武名士十餘人，辱檀嘉納之。王尚至長安，興以為尚書。

辱檀燕群僚於宣德堂，仰視歎曰：「古人有言：『作者不居，居者不作』。信矣。」武威孟禕曰：「昔張文王始為此堂，於今百年，十有二主矣，惟履信思順者可以久處。」辱檀善之。

魏主珪規度平城，欲擬鄴、洛、長安，修廣宮室。以濟陽太守莫題有巧思，召見，與之商功。題久侍稍怠，珪怒，賜死。題，含之孫也。於是發八部五百里內男丁築A212南宮，闕門高十餘丈，穿溝池，廣苑囿，規立外城，方二十里，分置市裡，三十日罷。

秋，七月，魏太尉宜都丁公穆崇薨。

八月，禿髮辱檀以興城侯文支鎮姑臧，自還樂都；雖受秦爵命，然其車服禮儀，皆如王者。

甲辰，魏主辱如豺山宮，遂之石漠。九月，度漠北；癸巳，南還長川。

劉裕聞譙縱反，遣龍驤將軍毛修之將兵與司馬榮期、文處茂、時延祖共討之。修之至宕渠，榮期為其參軍楊承祖所殺。承祖自稱巴州刺史，修之退還白帝。

禿髮辱檀求好於西涼，西涼公暠許之。沮渠蒙遜襲酒泉，至安珍。暠戰敗，城守，蒙遜引還。

南燕公孫五樓欲擅朝權，譖北地王鐘於南燕主超，請誅之。南燕主備德之卒也，慕容法不奔喪，超遣使讓之；法懼，遂與鐘及段宏謀反。超聞之，征鐘，鐘稱疾不至。超收其黨侍中慕容統等，殺之。征南司馬卜珍告左僕射封嵩數與法往來，疑有奸，超收嵩下廷尉。太后懼，泣告超曰：「嵩數遣黃門令牟常說吾云：「帝非太后所生，恐依永康故事。我婦人識淺，恐帝見殺，即以語法。法為謀見誤，知復何言。」超乃車裂嵩。西中郎將封融奔魏。

超遣慕容鎮攻青州，慕容昱攻徐州，右僕射濟陽五及韓范攻兗州。昱拔莒城，段宏奔魏。封融與群盜襲石塞城，殺鎮西大將軍餘郁，國中振恐。濟陽王凝謀殺韓范，襲廣固，范知之，勒兵攻凝，凝奔梁父；范並將其眾，攻梁父，克之。法出奔魏，凝出奔秦。慕容鎮克青州，鐘殺其妻子。地道以出，與高都公始皆奔秦。秦以鐘為始平太守，凝為侍中。

南燕主超好變更舊制，朝野多不悅；又欲復肉刑，增置烹轘之法，眾議不合而止。

冬，十月，封孚卒。

尚書論建義功，奏封劉裕豫章郡公，劉毅南平郡公，何無忌安城郡公，自餘封賞有差。

梁州刺史劉稚反，劉毅遣將討禽之。

庚申，魏主珪還平城。

乙亥，以左將軍孔安國為尚書左僕射。

十一月，禿髮辱檀遷於姑臧。

乞伏乾歸入朝於秦。

十二月，以何無忌為都督荊、江、豫三州八郡軍事、江州刺史。

是歲，桓石綏與司馬國璠、陳襲聚眾胡桃山為寇，劉毅遣司馬劉懷肅討破之。石綏，石生之弟也。

安皇帝己義熙三年（丁未，公元四零七年）

春，正月，辛丑朔，燕大赦，改元建始。

秦王興以乞伏乾歸浸強難制，留為主客尚書，以其世子熾磐行西夷校尉，監其部眾。

二月，己酉，劉裕詣建康，固辭新所除官，欲詣廷尉；詔從其所守，裕乃還丹徒。

魏主辱立其子修為河間王，處文為長樂王，連為廣平王，黎為京兆王。

殷仲文素有才望，自謂宜當朝政，悒悒不得志；出為東陽太守，尤不樂。何無忌素慕其名，東陽，無忌所統，仲文許便道修謁，無忌喜，欽遲之。而仲文失志恍惚，遂不過府；無忌以為薄己，大怒。會南燕入寇，無忌言於劉裕曰：「桓胤、殷仲文乃腹心之疾，北虜不足憂也。」閏月，劉裕府將駱冰謀作亂，事覺，裕斬之。因言冰與仲文、桓石松、曹靖之、卞承之、劉延祖潛相連結，謀立桓胤為主，皆族誅之。

燕王熙為其後苻氏起承華殿，負土於北門，土與谷同價。宿軍典軍杜靜載棺詣闕極諫，熙斬之。

苻氏嘗季夏思凍魚，仲冬須生地黃，熙下有司切責不得而斬之。

夏，四月，癸丑，苻氏卒，熙哭之懣絕，久而復甦；喪之如父母，服斬衰，食粥，命百官於宮內設位而哭，使人按檢哭者，無淚則罪之，群臣皆含辛以為淚。高陽王妃張氏，熙之嫂也，美而有巧思，熙欲以為殉，乃毀其襚靴中得弊氈，遂賜死。右僕射韋璆等皆恐為殉，沐浴俟命。公卿以下至兵民，戶率營陵，費殫府藏。陵周圍數里，熙謂監作者曰：「善為之，朕將繼往。」

丁酉，燕太后段氏去尊號，同居外宮。

氐王楊盛以平北將軍苻宣為梁州督護，將兵入漢中，秦梁州別駕呂瑩等起兵應之。刺史王敏攻之，瑩等求援於盛，盛遣軍臨濾口，敏退屯武興。盛復通於晉，晉以盛為都督隴右諸軍事、征西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，盛因以宣行梁州刺史。

五月，壬戌，燕尚書郎苻進謀反，誅。進，定之子也。

魏主珪北巡，至濡源。

魏常山王遵以罪賜死。

初，魏主珪滅劉衛辰，其子勃勃奔秦，秦高平公沒弈干以女妻之。勃勃魁岸，美風儀，性辯慧，秦王興見而奇之，與論軍國大事，寵遇逾於勳舊。興弟邕諫曰：「勃勃不可近也。」興曰：「勃勃有濟世之才，吾方與之平天下，奈何逆忌之！」乃以為安遠將軍、使助沒弈干鎮逼平，以三城、朔方雜夷及衛辰部眾三萬配之，使伺魏間隙。邕固爭以為不可，興曰：「卿何以知其為人？邕曰：「勃勃奉上慢，御眾殘，貪猾不仁，輕為去就。寵之逾分，恐終為邊患。」興乃止。久之，竟以勃勃為安北將軍、五原公，配以三交五部鮮卑及雜虜二萬餘落，鎮朔方。

魏主珪歸所虜秦將唐小方於秦。秦王興請歸賀狄干，仍送良馬千匹以贖狄伯支；珪許之。

勃勃聞秦復與魏通而怒，乃謀叛秦。柔然可汗社侖獻馬八千匹於秦，至大城，勃勃掠取之，悉集其眾三萬餘人，偽畋於高平川，因襲殺沒弈干而並其眾。

勃勃自謂夏後氏之苗裔，六月，自稱大夏天王、大單于，大赦，改元龍升，置百官。以其兄右地代為丞相，封代公；力俟提為大將軍、封魏公；叱干阿利為御史大夫，封梁公；弟阿利羅引為司隸校尉，若門為尚書令，叱以鞬為左僕謝，乙斗為右僕射。

賀狄干久在長安，常幽閉，因習讀經史，舉止如儒者。及還，魏主珪見其言語衣服皆類秦人，以為慕而效之，怒，並其弟歸殺之。秦王興以太子泓錄尚書事。

秋，七月，戊戌朔，日有食之。

汝南王遵守之坐事死。遵之，亮之五世孫也。

癸亥，燕王熙葬其後苻氏於徽平陵，喪車高大，毀北門而出，熙被發徒跣，步從二十餘里。甲子，大赦。

初，中衛將軍馮跋及弟侍御郎素弗皆得罪於熙，熙欲殺之，跋兄弟亡命山澤。熙賦役繁數，民不堪命；跋、素弗與其從弟萬泥謀曰：「吾輩還首無路，不若因民之怨，共舉大事，可以建公侯之業。事之不捷，死未晚也。」遂相與乘車，使婦人御，潛入龍城，匿於北部司馬孫護之家。及熙出送葬，跋等與左衛將軍張興及苻進餘黨作亂。跋素與慕容雲善，乃推雲為主。雲以疾辭，跋曰：「河間淫虐，人神共怒，此天亡之時也。公，高氏名家，何能為人養子，而棄難得之運乎？」扶之而出。跋弟乳陳等帥眾攻弘光門，鼓

噪而進，禁衛皆散走；遂入宮授甲，閉門拒守。中黃門趙洛生走告於熙，熙曰：「鼠盜何能為！朕當還誅之。」乃置後樞於南苑，收發貫甲。馳還赴難。夜，至龍城，攻北門，不克，宿於門外。乙丑，雲即天王位，大赦，改元正始。

熙退入龍騰苑，尚方兵褚頭逾城從熙，稱營兵同心效順，唯俟軍至。熙聞之，驚走而出，左右莫敢迫。熙從溝下潛遁，良久，左右怪其不還，相與尋之，唯得衣冠，不知所適。中領軍慕容拔謂中常侍郭仲曰：「大事垂捷，而帝無故自驚，深可怪也。然城內企遲，至必成功，不可稽留。吾當先往趣城，卿留待帝，得帝，速來；若帝未還，吾得如意安撫城中，徐迎未晚。」乃分將壯士二千餘人登北城。將士謂熙至，皆投仗請降。既而熙久不至，拔兵無後繼，眾心疑懼，復下城赴苑，遂皆潰去。拔為城中人所殺。丙寅，熙微服匿於林中，為人所執，送於雲，雲數而殺之，並其諸子。雲複姓高氏。

幽州刺史上庸公懿以支降魏，魏以懿為平州牧、昌黎王。懿，評之孫也。

魏主珪自濡源西如參合陂，乃還平城。

禿髮珪檀復貳於秦，遣使邀乞伏熾磐，熾磐斬其使，送長安。

南燕王超母妻猶在秦，超遣御史中丞封愷使於秦以請之。秦王興曰：「昔苻氏之敗，太樂諸伎悉入於燕。燕今稱藩，送伎或送吳口千人，所請乃可得也。」超與群臣議之，左僕射段暉曰：「陛下嗣守社稷，不宜以私親之故遂降尊號；且太樂先代遺音，不可與也，不如掠吳口與之。」尚書張華曰：「侵掠鄰國，兵連禍結，引既能往，彼亦能來，非國家之福也。陛下慈親在人掌握，豈可靳惜虛名，不為之降屈乎！中書令韓范嘗與秦王俱為苻氏太子舍人，若使之往，必得如志。」超從之，乃使韓范聘於秦，稱藩奉表。

慕容凝言於興曰：「燕王得其母妻，不復可臣，宜先使送伎。」興乃謂范曰：「朕歸燕王家屬必矣，然今天時尚熱，當俟秋涼。」八月，秦使員外散騎常侍韋宗聘於燕。超與群臣議見宗之禮，張華曰：「陛下前既奉表，今宜北面受詔。」封逞曰：「大燕七聖重光，奈何一旦為豎子屈節！」超曰：：「吾為太后屈，願諸君勿復言！」遂北面受詔。

毛修之與漢嘉太守馮遷合兵擊楊承祖，斬之。修之欲進討譙縱，益州刺史鮑陋不可。修之上表言：「人之所以重生，實有生理可保。臣之情也，生塗已竭，所以借命朝露者，庶憑天威誅夷仇逆。今屢有可乘之機，而陋每違期不赴，臣雖效死寇庭，而救援理絕，

將何以濟！」劉裕乃表襄城太守劉敬宣帥眾五千伐蜀，以劉道規為征蜀都督。

魏主珪如豺山宮。候官告：「司空庾岳服飾鮮麗，行止風采，擬則人君。」珪收岳，殺之。

北燕王雲以馮跋為都督中外諸軍事、開府儀同三司、錄尚書事，馮萬泥為尚書令，馮素弗為昌黎尹，馮弘為征東大將軍，孫護為尚書左僕射，張興為輔國大將軍。弘，跋之弟也。

九月，譙縱稱藩於秦。

禿髮檀將五萬餘人伐沮渠蒙遜，蒙遜與戰於均石，大破之。

蒙遜進攻西郡太守楊統於日勒，降之。

冬，十月，秦河州刺史彭奚念叛，降於禿髮辱檀，秦以乞伏熾磐行河州刺史。

南燕主超使左僕射張華、給事中守正元獻太樂伎一百二十人於秦，秦王乃還超母妻，厚其資禮而遣之，超親帥六宮迎於馬耳關。

夏王勃勃破鮮卑薛千等三部，降其眾以萬數，進攻秦三城已北諸戍，斬秦將楊丕、姚石生等。諸將皆曰：「陛下欲經營關中，宜先固根本，使人心有所憑系。高平山川險固，土田肥沃，可以定都。」勃勃曰：「陛下欲經營關中，宜先因根本，使人心有所憑系。高平山川險固，土田饒沃，可以定都。」勃勃曰：「卿知其一，未知其二。吾大業草創，士眾未多。姚興亦一時之雄，諸將用命，關中未可圖也。我今專固一城彼必並力於我，眾非其敵，亡可立待。不如以驍騎風馳，出其不意，救前則擊後，救後則擊前。使彼疲於奔命，我則游食自若。不及十年，嶺北、河東盡為我有。待興既死，嗣子闇弱，徐取長安，在吾計中矣。」於是侵掠嶺北，嶺北諸城門不晝啟。興乃歎曰：「吾不用黃兒之言，以至於此！」勃勃求婚於禿髮辱檀，辱檀不許。十一月，勃勃帥騎二萬擊辱檀，至於支陽，殺傷萬餘人，驅掠二萬七千餘口、牛羊數十萬而還。辱檀帥眾追之，焦朗曰：「勃勃天資雄健，御軍嚴整，未可輕也。不如從溫圍北渡，趣萬斛堆，阻水結營，扼其咽喉，百戰百勝之術也。」辱檀將賀連怒曰：「勃勃敗亡之餘，烏合之眾，奈何避之，示之以弱！宜急追之！』辱檀從之。勃勃於陽武下峽鑿凌埋車以塞路，勒兵逆擊辱檀，

大破之，追奔八十餘里，殺傷萬計，名臣勇將死者什六七。辱檀與數騎奔南山，幾為追騎所得。勃勃積屍而封之，號曰髑髏台。勃勃又敗秦將張佛生於青石原，俘斬五千餘人。

辱檀懼外寇之逼，徙三百里內民皆入姑臧；國人駭怨，屠各成七兒因之作亂，一夕聚眾至數千人。殿中都尉張猛大言於眾曰：「主上陽武之敗，蓋恃眾故也。責躬悔過，何損於明，而諸君遽從此小人為不義之事！殿中兵今至，禍在目前矣！」眾聞之，皆散；七兒奔晏然，追斬之。軍咨祭酒染裒、輔國司馬邊憲等謀反，辱檀皆殺之。

魏主珪還平城。

十二月，戊子，武岡文恭侯王謐薨。

是歲，西涼公暠以前表未報，復遣沙門法泉間行奉表詣建康。

安皇帝己義熙四年（戊申，公元四零八年）

春，正月，甲辰，以琅邪王德文領司徒。

劉毅等不欲劉裕入輔政，議以中領軍謝混為揚州刺史，或欲令裕於丹徒領揚州，以內事付孟昶。遣尚書右丞皮沈以二議咨裕，沈先見裕記室錄事參軍劉穆之，具道朝議。穆之偽起如廁，密疏白裕曰：「皮沈之言不可從。」裕既見沈，且令出外，呼穆之問之。穆之曰：「晉朝失政日久，天命已移。公興復皇祚，勳高位重，今日形勢，豈得居謙，遂為守藩之將耶！劉、孟諸公，與公俱起布衣，共立大義以取富貴，事有前後，故一時相推，非為委體心服，宿定臣主之分也。勢均力敵，終相吞噬。揚州根本所繫，不可假人。前者以授王謐，事出權道；今若復以佗授，便應受制於人。一失權柄，無由可得，將來之危，難可熟念。今朝議如此，宜相酬答，必雲在我，措辭又難，唯應云：『神州治本，宰輔崇要，此事既大，非可懸論，便暫入朝，共盡同異。』公至京邑，彼必不敢越公更授餘人明矣。」裕從之。朝廷乃征裕為侍中、車騎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、揚州刺史、錄尚書事，徐、兗二州刺史如故。裕表解兗州，以諸葛長民為青州刺史，鎮丹徒，劉道憐為并州刺史，戍石頭。

庚申，武陵忠敬王遵薨。

魏主珪如豺山宮，遂至寧川。南燕主超尊其母段氏為皇太后，妻呼延氏為皇后。超祀南郊，有獸如鼠而赤，大如馬，來至壇側。須臾，大風，晝晦，羽儀帷幄皆毀裂。超懼，以問太史令成公綏，對曰：「陛下信用奸佞、誅戮賢良、賦斂繁多、事役殷重之所致也。」超乃大赦，黜公孫五樓等。俄而復用之。

北燕王雲立妻李氏為皇后，子彭城為太子。

三月，庚申，葬燕王熙及苻後於徽平陵，謚熙曰昭文皇帝。

高句麗遣使聘北燕，且敘宗族，北燕王雲遣侍御史李拔報之。

夏，四月，尚書左僕射孔安國卒；甲午，以吏部尚書孟昶代之。

北燕大赦。

五月，北燕以尚書令馮萬泥為幽、冀二州牧，鎮肥如；中軍將軍馮乳陳為并州牧，鎮白狼；撫軍大將軍馮素弗為司隸校尉；司隸校尉務銀提為尚書令。

譙縱遣使稱藩於秦，又與盧循潛通。縱上表請桓謙於秦，欲與之共擊劉裕。秦王興以問謙，謙曰：「臣之累世，著恩荊、楚，若得因巴、蜀之資，順流東下，士民必翕然響應。」興曰：「小水不容巨魚，若縱之才力自足辦事，亦不假君以為鱗翼。宜自求多福。」遂遣之。謙至成都，虛懷引士；縱疑之，置於龍格，使人守之。謙泣謂諸弟曰：「姚主之言神矣！」

秦王興以禿髮辱檀外內多難，欲因而取之，使尚書郎韋宗往覘之。辱檀與宗論當世大略，縱橫無窮。宗退，歎曰：「奇才英器，不必華夏，明智敏識，不必讀書，吾乃今知九州之外，《五經》之表，復自有人也。」歸，言於興曰：「涼州雖弊，辱檀權譎過人，未可圖也。」興曰：「劉勃勃以烏合之眾猶能破之，況我舉天下之兵以加之乎！」宗曰：「不然。形移勢變，返覆萬端，陵人者易敗，戒懼者難攻。辱檀之所以敗於勃勃者，輕之也。今我以大軍臨之，彼必懼而求全。臣竊觀群臣才略，無辱檀之比者，雖以天威臨之，亦未敢保其必勝也。」興不聽，使其子中軍將軍廣平公弼、後軍將軍斂成、鎮遠將軍乞伏乾歸帥步騎三萬襲辱檀，左僕射齊難帥騎二萬討勃勃。吏部尚書尹昭諫曰：「辱檀恃其險遠，故敢違慢；不若詔沮渠蒙遜及李暠討之，使自相困斃，不必煩中國之兵也。

」亦不聽。

興遣辱檀書曰：「今遣齊難討勃勃，恐其西逸，故令弼等於河西邀之。」辱檀以為然，遂不設備。弼濟自金城，姜紀言於弼曰：「今王師聲言討勃勃，辱檀猶豫，守備未嚴，願給輕騎五千，掩其城門，則山澤之民皆為吾有，孤城無援，可坐克也。」弼不從。進至漠口，昌松太守蘇霸閉城拒之，弼遣人諭之使降，霸曰：「汝棄信誓而代與國，吾有死而已，何降之有！」弼進攻，斬之，長驅至姑臧。辱檀嬰城固守，出奇兵擊弼，破之，弼退據西苑。城中人王鐘等謀為內應，事洩，辱檀欲誅首謀者而赦其餘，前軍將軍伊力延侯曰：「今強寇在外，而奸人竊發於內，危孰甚焉！不悉坑之，何以懲後！」辱檀從之，殺五千餘人。命郡縣悉散牛羊於野，斂成縱兵鈔掠；辱檀遣鎮北大將軍俱延、鎮軍將軍敬歸等擊之，秦兵大敗，斬首七千餘級。姚弼固壘不出，辱檀攻之，未克。

秋，七月，興遣衛大將軍常山公顯帥騎二萬，為諸軍後繼，至高平，聞弼敗，倍道赴之。顯遣善射者孟欽等五人挑戰於涼風門，弦未及發，辱檀材官將軍宋益等迎擊，斬之。顯乃委罪斂成，遣使謝辱檀，慰撫河外，引兵還。辱檀遣使者徐宿詣秦謝罪。

夏王勃勃聞秦兵且至，退保河曲。齊難以勃勃既遠，縱兵野掠。勃勃潛師襲之，俘斬七千餘人。難引兵退走，勃勃追至木城，禽之，虜其將士萬三千人。於是嶺北夷、夏附於勃勃者以萬數，勃勃皆置守宰以撫之。

司馬叔璠自蕃城寇鄒山，魯郡太守徐邵棄城走，車騎長史劉鐘擊卻之。

北燕王雲封慕容歸為遼東公，使主燕祀。

劉敬宣既入峽，遣巴東太守溫祚以二千人出外水，自帥益州刺史鮑陋、輔國將軍文處茂、龍驤將軍時延祖由墊江轉戰而前。譙縱求救於秦，秦王興遣平西將軍姚賞、南梁州刺史王敏將兵二萬赴之。敬宣軍至黃虎，去成都五百里。縱輔國將軍譙道福悉眾拒嶮，相持六十餘日，敬宣不得進；食盡，軍中疾疫，死者太半，乃引軍還，敬宣坐免官，削封三分之一，荊州刺史劉道規以督統降號建威將軍。九月，劉裕以敬宣失利，請遜位，詔降為中軍將軍，開府如故。劉毅欲以重法繩宣，裕保護之，何無忌謂毅曰：「奈何以私憾傷至公！」毅乃止。

乞伏熾磐以秦政浸衰，且畏秦之攻襲，冬，十月，招結諸部二萬餘人築城於□□良山而

據之。

十一月，禿髮辱檀復稱涼王，大赦，改元嘉平，置百官。立夫人折掘氏為王后，世子武台為太子，錄尚書事。左長史趙晁、右長史郭幸為尚書左、右僕射，昌松侯俱延為太尉。

南燕汝水竭。河凍皆合，而濉水不冰。南燕王超惡之，問於李宣，對曰：「濉水無冰，良由逼帶京城，近日月也。」超大悅，賜朝服一具。

十二月，乞伏熾磐攻彭奚念於枹罕，為奚念所敗而還。

是歲，魏主珪殺高邑公莫題。初，拓跋窟咄之伐珪也，題以珪年少，潛以箭遺窟咄曰：「三歲犢豈能勝重載邪！」珪心銜之。至是，或告題居處倨傲、擬則人主者，珪使人以箭示題而謂之曰：「三歲犢果何如？」題父子對泣。詰朝，收斬之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